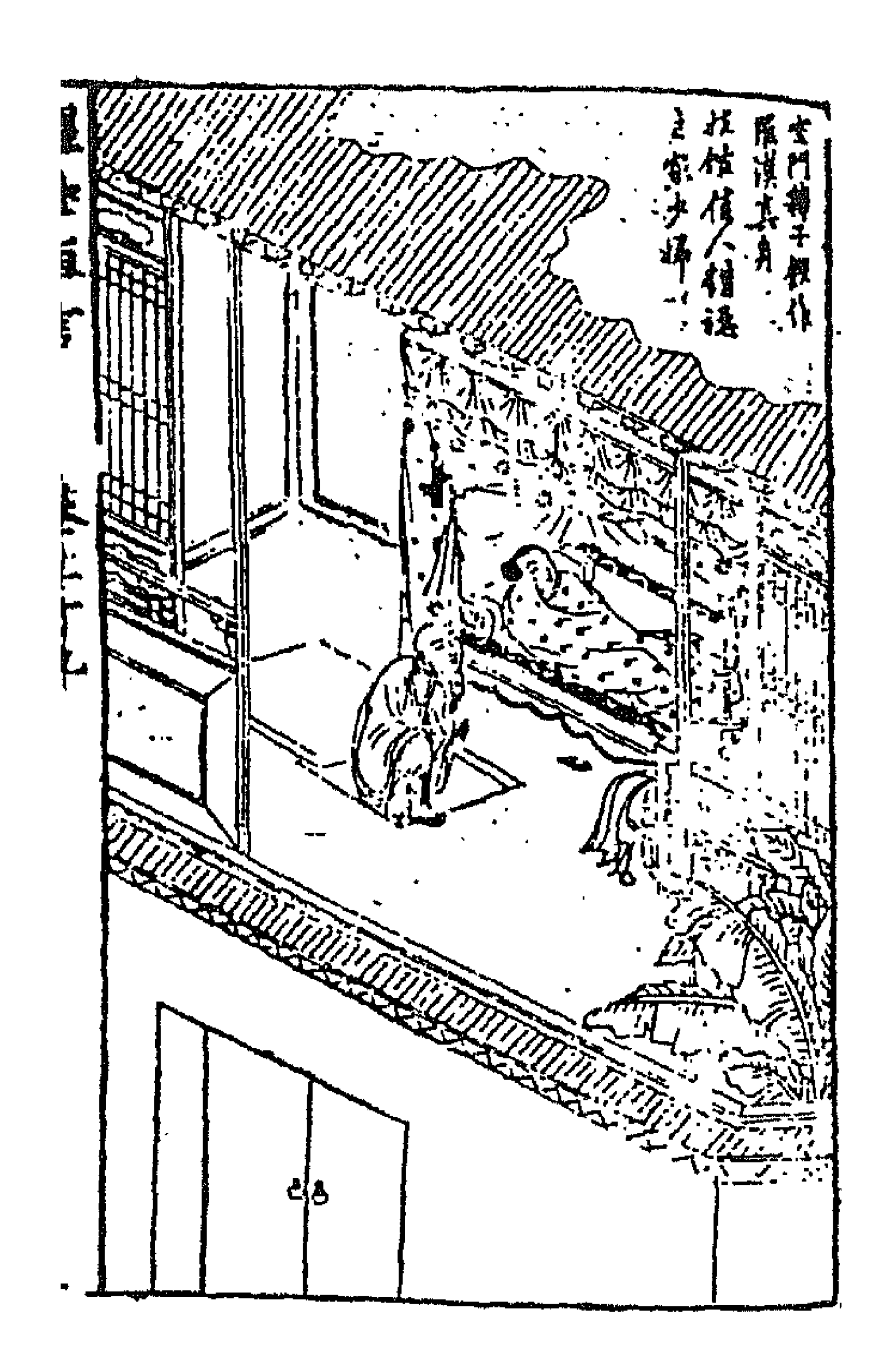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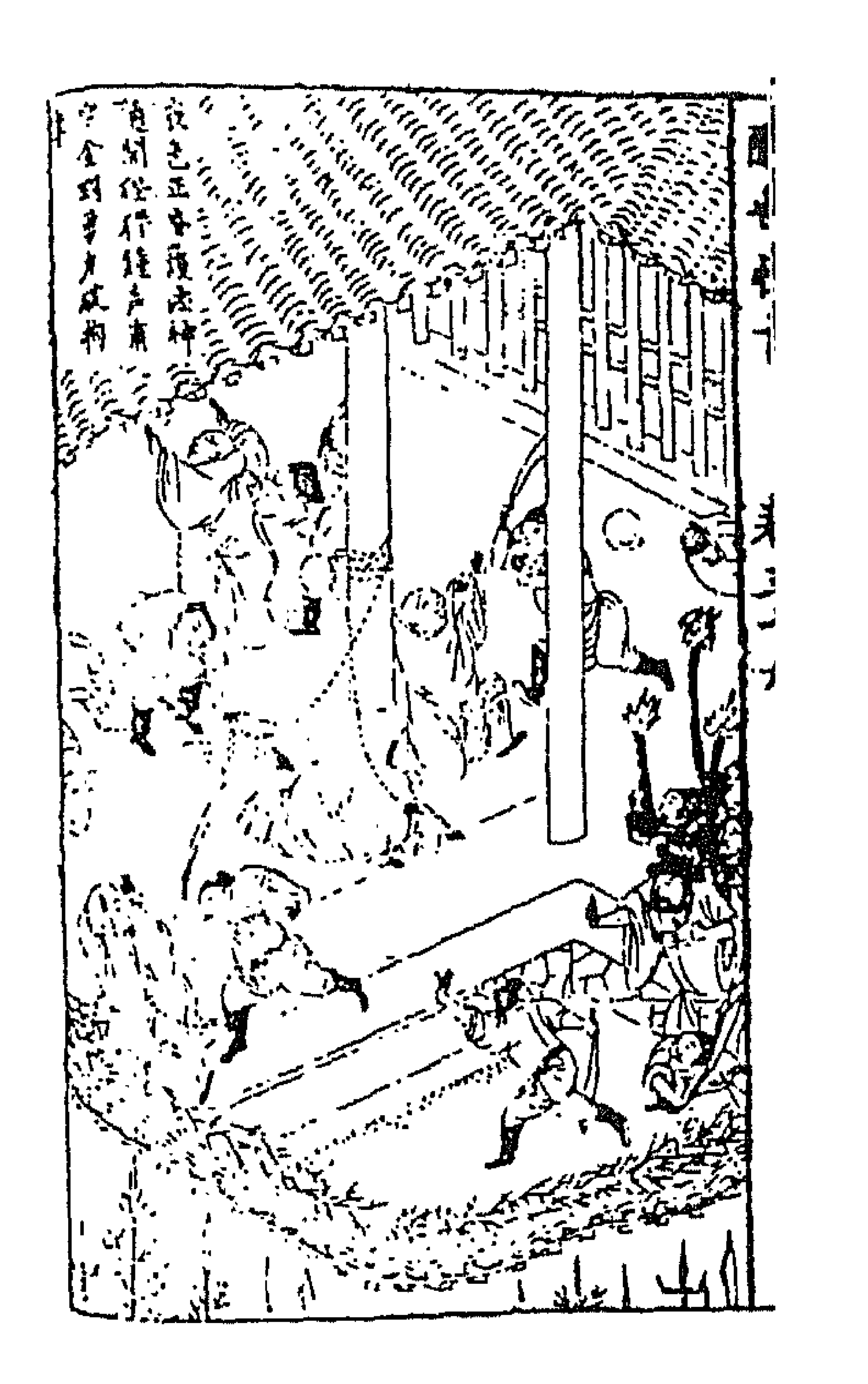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空門稚子假作
羅漢真身
杜姓信人錯認
主家少婦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削髮披緇修道燒香禮佛心虔不宜滑地去胡纏致使清名有玷念佛持齋把素看經打坐參禪逍遙散誕勝神仙萬貫腰纏不羨

話說昔日杭州金山寺有一僧人法名至慧從幼出家積資富裕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個美貌婦人不覺神魂蕩漾遍體酥麻恨不得就抱過來一口水嚥下肚去走過了十來家門面尚回頭觀望心內想道這婦人不知是甚樣人家却生得如此美貌

若得與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又想道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長怎地剃掉了這幾莖頭髮便不許親近婦人我想當初佛爺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罷了却又立下這個規矩連後世的人都戒起來我們是個凡夫那里打熬得過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員你們做官的出乘駿馬入羅紅顏何等受用也該体恤下人積點陰騭偏生與和尚做盡對頭設立恁樣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責杖難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豈是捉縛加拷得的又歸怨父母道當時就是難

養索性死了倒也乾淨何苦送來做了一家貧今日教我寸步難行恨着這口怨氣不如還了俗去娶個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團聚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燒香喫茶恁般受用放掉不下一路胡思亂想行一步懶一步慢騰騰的蕩至寺中昏昏悶坐未到晚便去攤臥心上記掛這美貌婦人難得到手長吁短歎怎能合眼想了一回又嘆口氣道不知這佳人姓名居止我却在此痴想可不是個呆子又想道不難不難女娘弓鞋小脚料來行不得遠路定然只在近處拚幾日工夫到那

各地方尋訪消息，或者姻緣有分，兩得相遇，也未可知。那時暗地隨去，認了住處，尋個熟脈，務要弄他到手。算計已定，盼望天明，起身洗盥，取出一件新做的紬絹褊衫，穿着乾鞋淨襪，打扮得輕輕薄薄，走出房門。正打從觀音殿前經過，暗道：我且問問菩薩，此去可能得遇。遂便勝旋到，拜了兩拜，向桌上拿過籤筒，搖了兩三搖，撲的跳出一根，取起看時，乃是第十八籤。詩首上上二字，記得這四句籤訣云：

天生與汝有姻緣　今日相逢豈偶然

莫惜勤勞問貧賤　管教目下勝從前

來了這籤喜出望外道據這籤訣上明明說只在早晚相遇不可錯過機會又拜了兩拜放下籤筒急急到所遇之處見一婦人冉冉而來仔細一覷正是昨日的歡喜冤家身伴並無一人跟隨這時又驚又喜想道菩薩的籤果然靈驗此番必定有些好處緊緊的跟在後邊那婦人向着側邊一個門面揭起斑竹簾兒蹴脚入去那又掉轉頭對他嘻嘻的微笑把手相招這和尚一發魂飛天外喜之不勝用目四望更無一人往來慌忙也揭起簾兒徑鑽進去問訊那婦人也不還禮襯起個手望頭上一撲把僧帽打下地

來又趕上一步舉起尖趫趫小腳兒一蹺谷碌碌直
滾開在半邊口裡格格的冷笑這和尚惟覺得麝蘭
撲鼻說道娘子休得取笑拾起帽子戴好那婦人道
你這和尚青天白日到我家來做甚至慧道多感娘
子錯愛見招至此怎說這話此時色膽如天也不管
他肯不肯向前摟抱將衣服亂扯那婦人笑道你這
賊禿真是不見婦人面的怎地就恁般粗鹵且隨我
進來灣灣曲曲引入房中彼此解衣抱向一張榻上
行事剛剛肌肉相湊只見一個大漢手提鋼斧搶入
房來喝道你是何處禿驢敢至此奸騙良家婦女唬

得至慈眼做一圍跪到在地下道是小僧有罪了望看佛爺面上乞饒狗命回寺去誦十部法華經保佑施主福壽綿長這大漢那里肯聽照頂門一斧砍翻在地你道被這一斧還是死也不死元來魘極成夢並非實境這和尚撇然驚覺想起夢中被殺光景好生害怕乃道倫情路險莫去惹他不如本分還俗倒得安穩自此即蓄髮娶妻不上三年癆瘵而死離寺之日曾作詩云

少年不肯戴儒冠　強把身心赴戒壇
雪夜孤眠雙足冷　霜天剃髮髑髏寒

朱樓美女應無分　紅粉佳人不許看
死後定為惆悵鬼　西天依舊黑漫漫
適來說這至慧和尚雖然破戒還俗也還算做完名全節如今說一件故事也是佛門弟子只為不守清規弄出一場大事帶累佛面無光山門失色這話文出在何處出在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在城有個寶蓮寺這寺還是元時所建累世相傳房廊屋舍數百多間田地也有上千餘畝錢糧廣盛衣食豐富是個有名的古剎本寺住持法名佛顯以下僧眾約有百餘一個個都分派得有職掌凡到寺中游玩的便有個僧

人來相迎先請至齋室中獻茶然後陪侍遊寺隨喜一遍又擺設茶食果品相待十分慇懃雖則來者必留其中原分等則若遇官宦富豪另有一般延款這也不必細說大凡僧家的東西賽過呂太后的筵宴不是輕易喫得的却是為何那和尚們名雖出家利心比俗人更狠這幾甌清茶幾樣果品便是釣魚的香餌不管貧富就送過一個疏簿募化錢粮不是托言塑佛粧金定是說重修殿宇再沒話講便把佛菩香燈油為名若遇着肯捨的便道是可授之家面前千般諂諛不時去說騙設遇着不肯捨的就道是鄙

吝之徒背後百樣誑毀走遍去還要唾幾口涎沫所以僧家一無個饜足之期又有一等人自己親族貧乏之尚不肯週濟分文到得此輩募緣偏肯整幾兩個布施豈不是舍本從末的痴漢有詩爲証

人面不看看佛面　平人不施施僧人
若念慈悲分緩急　不如濟苦與憐貧

惟有寶蓮寺與他處不同時常建造殿宇樓閣並不啓口向人募化爲此遠近士庶都道此寺和尚善良分外敬重反肯施捨比募緣的倒勝數倍況兼本寺相傳有個子孫堂極是靈應若去燒香求嗣的真個

祈男得男，祈女得女，你道是怎地，緣這般靈感，元來子孫堂兩傍各設下淨室十數間，中設床帳，凡祈嗣的，須要壯年無病的婦女，齋戒七日，親到寺中拜禱，向佛討笤，如討得聖笤，就宿於淨室中一宵，每房只宿一人，若討不得聖笤，便是舉念不誠，和尚替他懺悔一番，又再齋戒七日，再來祈禱，那淨室中四面緊密，無一毫隙縫，先教其家夫男僕從遍遍點檢一過，任憑揀擇停當，至晚送婦女進房安歇，親人僕從，雖在門外看守，爲此並無疑惑，那婦女回去，果然便能懷孕，生下男女，且又魁偉肥大，疾病不生，因有這些效

驗不論士宦民庶眷屬無有不到子孫堂求嗣就是
隣邦隔縣聞知也都來祈禱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
好不熱鬧布施的財物不計其數有人問那婦女當
夜菩薩有甚顯應也有說夢佛送子的也有說夢羅
漢來睡的也有推托沒有夢的也有羞澁不肯說的
也有祈後再不往的也有四時不常去的你且想佛
菩薩昔日自已修行尚然割恩斷愛怎肯管民間情
慾之事夜夜到這寺裡托夢送子可不是個亂話只
為這地方元是信巫不信醫的故此因邪入邪總以
為眞迷而不悟白白被這妻女到寺與這班賊禿受

用正是

分明斷腸草　錯認活人丹

元來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謙恭之態卻到十分貪淫奸惡那淨室雖然緊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鐘聲定後婦女睡熟便來姦宿那婦女醒覺時已被玷污欲待聲張又恐反壞名頭只得忍羞而就一則婦女身無疾病且又齋戒神清二則僧人少年精壯又重價修合種子丸藥送與本婦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發九中那婦女中識廉恥的如似啞子吃黃連苦在心頭不敢告訴丈夫有那一等無恥淫蕩的倒借此

為録不將取弊如此浸淫不知年代也是那班賊禿惡貫已盈天遣一位官人前來那官人是誰就是本縣新任大尹姓汪名旦祖貫福建泉州晉江縣人氏少年科第極是聰察曉得此地夷漢雜居土俗獷悍最為難治蒞任之後摘伏發隱不畏豪横不上半年治得縣中奸宄斂跡盜賊潛踪人民悅服訪得寶蓮寺有祈嗣靈應之事心内不信想道既是菩薩有靈只消祈禱何必又要婦女在寺宿歇其中定有情弊但未見實跡不好輕舉妄動須到寺親驗一番然後相機而行擇了九月初一日特至寶蓮寺行香一行人

從簇擁到寺前，汪大尹觀看那寺，周圍都是粉墻包裹，墻邊種植高槐古栢，血紅的一座朱漆門樓，上懸金書扁額，題着寶蓮禪寺，四個大字，山門對過乃是一帶照墻，傍墻停下許多空轎，山門內外，燒香的往來挨擠，看見大尹到來，四散走去，那些轎夫也都手忙脚亂，將轎擡開，汪大尹分付左右，莫要驚動他們，住持僧聞知本縣大爺親來行香，撞起鐘鼓，與齊僧衆齊到山門口跪接，汪大尹直至大雄寶殿方纔下轎，汪大尹看那寺院，果然造得齊整，但見

層層樓閣，叠叠廊房，大雄殿外，彩雲繚繞暈飛屏

樓閣堂前瑞氣氤氳籠碧瓦，老檜修篁掩映畫簷。雕樑蒼松古柏蔭遮曲檻迴欄。果然淨土人間少，
天下名山僧占多

汪大尹向佛前拈香禮拜，暗暗禱告，要究求那弊竇。拜罷，佛顯率衆僧向前叩見，請入方丈坐下，獻茶已畢，汪大尹向佛顯道：聞得你合寺僧人焚修勤謹，戒行精嚴，都虧你主持之功，可將年貫開來，待我申報上司，請給度牒與你，就署為本縣僧官，永持此寺。佛顯聞言，喜出意外，叩頭稱謝。汪大尹又道：還聞得你寺中祈嗣最是靈感，可有這事麼？佛顯稟道：本寺有

個子孫堂果然靈應的汪大尹道祈嗣的可要做甚齋醮佛顯道並不要設齋誦經止要求嗣婦女身無疾病舉念虔誠齋戒七日在佛前禱祝討得聖笤就旁邊淨室中安歇祈得有夢便能生子汪大尹道婦女家在僧寺宿歇只怕不便佛顯道這淨室中四圍緊密一女一室門外就是本家親人守護並不許一個閒雜人往來原是穩便的汪大尹道原來如此我也還無子嗣但夫人不好來得佛顯道老爺若要求嗣只消親自拈香祈禱夫人在衙齋戒也能靈驗汪大尹道民俗都要在寺安歇方纔有効怎地夫人不

來也能靈驗佛顯道老爺乃萬民之主況又敬持佛法一念之誠便與天地感通豈是常人可比你道佛顯爲何不要夫人前來你評這得好賊人心虛他做了這般勾當恐夫人來時隨從衆多看出破綻故此阻當誰知這大尹也是一片假情探他的口氣背下汪大尹道也說得是待我另日揭誠來拜且先去游玩一番卽起身教佛顯引導從大殿旁穿過便是子孫堂那些燒香男女聽說知縣進來四散潛躲不迭汪大尹看這子孫堂也是三間大殿雕梁繡柱兩旁擺着金碧耀目正中間一座神厨內供養着一尊女

神珠冠瓔珞繡袍彩帔手內抱着一個孩子旁邊又站四五個男女近神道便叫做子孫娘娘對上黃羅幔兩下銀鈎掛開檯下的神鞋五色幔幘約有數百條雙龍龕燭寶蓋重重疊疊不知其數梁上畫燈火光照徹上下爐內香烟噴薄實滿殿庭大邊供的又是送子張仙右邊便是延壽星官汪大尹向佛前行禮從四下閒走一回又教僧領引去說宿歇婦女的淨室元來那房子是逐間隔斷上面天花頂板下邊盡鋪地平中間承塵卓椅擺設得甚是齊楚汪大尹四遍細細看覷真個無絲毫隙縫就是鼠蟲蟻

無處可匿，汪大尹尋不出破綻，原轉出大殿上，禮佛顯又率衆僧到山門外，跪送汪大尹在轎上一路沉吟道：看這淨室，週迴嚴密，不像個有情弊的。但一塊泥塑木雕的神道，怎地如此靈感？莫不有甚邪神托名詐惑？左想右算，忽地想出一個計策，回至縣中，喚過一個令史，分付道：你悄地去喚兩名妓女，假粧做家眷，今晚送至寶蓮寺宿歇，預備下朱墨汁兩碗，夜間若有人來姦宿，暗塗其頭，明早我親至寺中查勘，切不可走漏消息。令史領了言語，即去接了兩個相熟表子，來家喚做張媚姐、李婉兒。令史將前事說與

兩個妓女見說縣主所差，怎敢不依，捱到傍晚，妓女粧束做良家模樣，顧下兩乘轎子，僕從扛擡鋪蓋，把朱墨汁藏在一個盒子中，跟隨于後，一齊至寶蓮寺內，令史揀了兩間淨室安頓停當，留下家人自去回覆縣主，不一時，和尚教小沙彌來掌燈送茶，是晚祈嗣的婦女共有十數餘人，那個來查考這兩個妓女是不曾燒香討名過的，須臾間鐘鳴鼓响，已是起更時分，衆婦女盡皆入寢，親戚人等各在門外看守，和尚也自關閉戶，進去不題，且說張媚姐掩上門，見粧銀硃碗放在枕邊，把燈挑得明亮，解衣上床，心中有

事不敢睡着不時向帳外觀望約莫一更天氣四下人聲靜悄忽聽得床前地平下格格的响還道是鼠虫作耗擡頭看時見一扇地平板漸漸推過在一邊地下鑽出一個人頭直立起來乃是一個和尚到把張媚姐唬了一跳暗道元來這些和尚設下恁般賊計姦騙良家婦女怪道縣主用這片心機且不做聲看那和尚輕手輕脚走去吹滅燈火步到床前脫卸衣服揭開帳幔捱入被中張媚姐只做睡着那和尚到了被裡騰身上去款款托起雙股就弄起來張媚姐假作夢中驚醒說道你是何人黑夜至此淫汙良

手推他下去。那和尚雙手緊緊摟抱，說道：我是金身羅漢，特來送子與你。口中便說下淫恣意狂蕩。那和尚頗有本領，霎雨之際，十分勇猛。張媚姐是個宿妓也還當他不起，頑得個氣促聲喘。趁他情濃深處，伸手蘸了銀硃，向和尚頭上盡都抹到。這和尚只道是愛他，全然不覺。一連要了兩次，方纔起身下床，遞過一個包兒道：這是調經種子丸，每服三錢，清晨滚湯送下。連服數日，自然胎孕堅固，生育快易。說罷而去。張媚姐身子已是煩倦，朦朧合眼，覺得身邊又有人摧來。這和尚更是粗鹵，方到被中，雙手流水拍鬪酉

股望下亂摟張媚姐還道是初起的和尚推住道我頹了兩次身子疲倦正要睡臥如何又來怎地這般不知饜足和尚道娘子不要錯認了我是方到的新客嗞味還未曾嘗怎說不知饜足張媚姐看見和尚輪流來宿心內懼怕說道我身体怯弱不慣這事你得只管胡纏和尚道不打緊我有絕妙春意丸在此你若服了就通宵頑耍也不妨得郎伸手向衣服中摸個紙包遞與張媚姐張媚姐恐怕藥中有毒不敢吞服也把銀硃塗了他頭上那和尚比前的又狠直戲到雞鳴時候方去原把地下收拾好不題再說李旋見幾上

得床不想燈兒被火蟲兒撲滅却也不敢合眼專等
將侯忽然床後窸窣的聲响早有一人扯起帳子鑽
上床來捱身入被把李妍兒雙關抱緊一張口就湊
過來做嘴李妍兒伸手去摸他頭上乃是一個精光
葫蘆却又性急便蘸着墨汁滿頭摩弄問道你是那
一房長老這和尚並不荅言徑來行事那話兒長大
堅硬猶如一根渾鐵剛鞭李妍兒年紀比張媚姐還
小幾年性格風騷經着這件東西又驚又喜想道一
向聞得和尚極有本事我還未信不想果然不覺興
動遂聳身而就這場雲雨端的快暢

一個是空門釋子、一個是楚館佳人、空門釋子假作羅漢眞身、楚館佳人錯認良家少婦、一個仮積年石臼、經幾多碎搗零擂、一個仮新打木樁、盡耐得狂風驟浪、一個不管佛門戒律、但恣歡娛、一個雖奉縣主叮嚀、且圖快樂、渾仮阿難菩薩逢魔女、猶如玉通和尚戲紅蓮

雲雨剛畢、牀後又鑽一個人來、低低說道、你們快活得勾了、也該讓我來、頑頑、難道定要十分盡與那和尚、徽徽冷笑、起身自去、後來的和尚到了、被中輕輕款款、把李秀見滿身撫摸、李秀見假意推托、不肯和

尚棒住親個嘴道娘子想是適來被他頭撬了我有春意丸在此與你發與遂嘴對嘴吐過藥來李娩兒瞧下肚去覺得香氣透鼻交接之間体骨酥軟十分得趣李娩兒雖然淫樂不敢有候縣主之事又瞧了墨汁向和尚頭上遇圍摸轉說道倒好個光頭和尚道娘子我是個多情知趣的妙人不比那一班粗蠢東西若不棄嫌常來走走李娩兒假意應承雲雨之後一般也送一包種子丸藥到雞鳴時分珍重而別正是

偶然僧俗一宵好　難筭夫妻百夜恩

話分兩頭且說那夜汪大尹得了令史回話至次日五鼓出衙喚起百餘名快手民壯各帶繩索器械徑到寶蓮寺前分付伏于兩旁等候呼喚隨身止帶十數餘人此時天已平明寺門方開教左右莫開裡邊住持佛顯知得縣主來到衣服也穿不及又喚起十數個小和尚急急趕出迎接直到殿前下轎汪大尹也不拜佛徑入方丈坐下佛顯同眾僧叩見汪大尹討過眾僧名簿查點佛顯教道人撞起鐘鼓喚集眾僧那些和尚都從睡夢中驚醒聞得知縣在方丈中點名個個倉忙奔走不一時都已到齊汪大尹教眾

僧把僧帽盡皆除去那些和尚怎敢不依但不曉得有何緣故當時不除到也罷了纔取下帽子內中顯出兩個血染的紅頭一雙墨塗的黑項汪大尹喝令左右將四個和尚鎖住推至面前跪下問道你這四人為何頭上塗抹紅硃黑墨那四僧還不知是那里來的面面相覷無言可對眾和尚也各駭異汪大尹連問幾聲沒奈何只得推稱同伴中取笑並非別故汪大尹笑道我且喚取笑的人來與你執證教令史去喚兩個妓女誰知都被那和尚們盤桓了一夜這時正好熟睡那令史和家人險些敲折臂膊喊破

喉嚨方纔驚覺起身跟至方丈中跪下汪大尹問道你二人夜來有何所見從實說來二妓各將和尚輪流姦宿并將春意種子丸藥及硃墨塗頂前後事一一細說袖中摸出種子春意丸呈上衆僧見事已敗露都嚇得膽戰心驚暗暗叫苦那四個和尚一味叩頭乞命汪大尹喝道你這班賊驢焉敢假托神道哄誘愚民奸淫良善如今有何理說佛顯心生一計教衆僧徐徐跪下禀道本寺僧衆盡守清規止有此四人貪淫奸惡屢訓不悛正欲合詞呈治今幸老爺察出罪實該死其餘實是無干望老爺超拔汪大尹道

聞得昨晚求嗣的也甚衆料必室中都有幽道道四個奸淫的如何不到別個房裡恰恰都聚在一處入我彀中難道有這般巧事佛顯又稟道其實淨室誰此兩間有個私路別房俱各沒有汪大尹道這也不難待我喚衆婦女來問若無所見便與衆僧無干郎差左右將所刷婦女盡皆喚至盤問異口同聲俱稱並無和尚姦宿汪大尹曉得他們羞不肯實說喝令左右搜檢身邊各有種子丸一包汪大尹笑道既無和尚奸宿這種子丸是何處來的衆婦人個個羞得面紅頸赤汪大尹又道想是春意丸你們通服過了。

衆婦人一發不敢荅應汪大尹更不窮究發令回去那些婦女的丈夫親屬在旁聽了都氣得遍身麻木含着羞耻領回不題佛顯見搜出了衆婦女種子尤又强辨是入寺時所送兩個妓女又執是姦後送的汪大尹道事已顯露還要抵賴教左右喚進民壯快手人等將寺中僧衆盡都綁縛止空了香公道人并兩個幼年沙彌佛顯初時意欲行兇因看手下人衆又有器械遂不敢動手汪大尹一面分付令史將兩個妓女送回起身上轎一行人押着衆僧在前那時鬨動了一縣居民都隨來觀看汪大尹回到縣中當

送來賊獄官上比皆討滿多介原定獄也[illegible]

堂細審用起刑具衆和尚平日本是受用之人如何熬得幾套上夾棍就從實招稱汪大尹錄了口詞發下獄中監禁准備文書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佛顯來到獄中與衆和尚商議一個計策對禁子凌志說道我們一時做下不是悔之無及如今到了此處料然無個出頭之期但今早拿時都是空身把甚麼來使用我寺中向來積下的錢財甚多若肯悄地放我三四人回寺取來禁牌的常例自不必說分外再送一百兩雪花那凌志見說得熱鬧動火便道我們同輩人多不繇一人作主道百金四散分開所得幾

說方時設此一番誑哉只與僧虎之讀又鬼林述之魅豈非第一筆敢乎

何豈不是有名無實如出得三百兩與衆人另外我要一百兩偏手若肯出這數即今就同你去佛顯一口應承道但憑禁牌分付罷了怎敢違拗凌志即與衆禁子說知私下押着四個和尚回寺到各房搜括果然金銀無數佛顯先將三百兩交與凌志衆人得了銀子一個個眉花眼笑佛顯又道列位再少待片時待我收拾幾床鋪蓋進去夜間也好睡衆人連稱有理纔放他們去打叠這四個和尚把寺中短刀斧頭之類裹在鋪蓋之中收拾完備教香公喚起幾個鄰人一同擡入監去又買起若干酒肉遍請合監

武勝大尹
遭眾僧亂

上下把禁子灌得爛醉等黃昏時候動手越獄正是

[illegible]打點劈開生死路　安排跳出鬼門關

且說汪大尹因拿出了這個弊端心中自喜當晚在衙中秉燭而坐定稿申報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許多兇徒在監倘有不測之變如何抵當所寫除票差人遍召快手各帶兵器到縣直宿防衛約莫更初時分監中眾僧取出刀斧一齊吶喊砍翻禁子打開獄門把重囚盡皆放起殺將出來高聲喊叫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只殺知縣不傷百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假開對將惡尖

其聲震天動地。此時值宿兵快，恰好剛到，就在監門口戰鬬。汪大尹衙中聞得，連忙升堂，旁縣百姓聽得越獄，都執鎗刀前來救護。和尚雖然拚命，都是短兵，快手俱用長鎗，故此傷者甚多，不能得出。佛顯知事不濟，遂教眾人住手，退入監中，把刀斧藏過，揚言道：謀反的止是十數餘人，都已當先被殺，我等俱不願反。容至當堂稟明。汪大尹見事已定，差刑房吏帶領兵快到監，查驗將應有兵器盡數搜出，當堂呈看。汪大尹大怒，向眾人說道：這班賊驢，淫惡滔天，專意又思謀反。我若沒有防備，不但我一人，遭他兇手，連滿

𢧵百姓盡受荼毒了。若不盡誅。何以儆後。喚過兵快
將出的刀斧。給散與他。分付道。惡僧事雖不諧。久後
終有不測。難以防制。可乘他今夜反獄。除一應人犯
留明日審問。其餘衆僧各斬首級來報。衆人領了言
語。點起火把。蜂擁入監。佛顯見勢頭不好。連呼謀反
不是我等。言還未畢。頭已落地。須臾之間。百餘和尚
齊皆斬訖。猶如亂滚西瓜。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汪大尹次日弔出衆犯審問。獄中緣何藏得許多兵
器。衆犯供出禁子受志等得了銀子。私放僧人同去

帶進兵器等情，汪大尹問了詳細，原發下獄，登時將紫予凌志等俱已殺死，遂連夜備文申詳上司，將寶蓮寺盡皆燒毀，其審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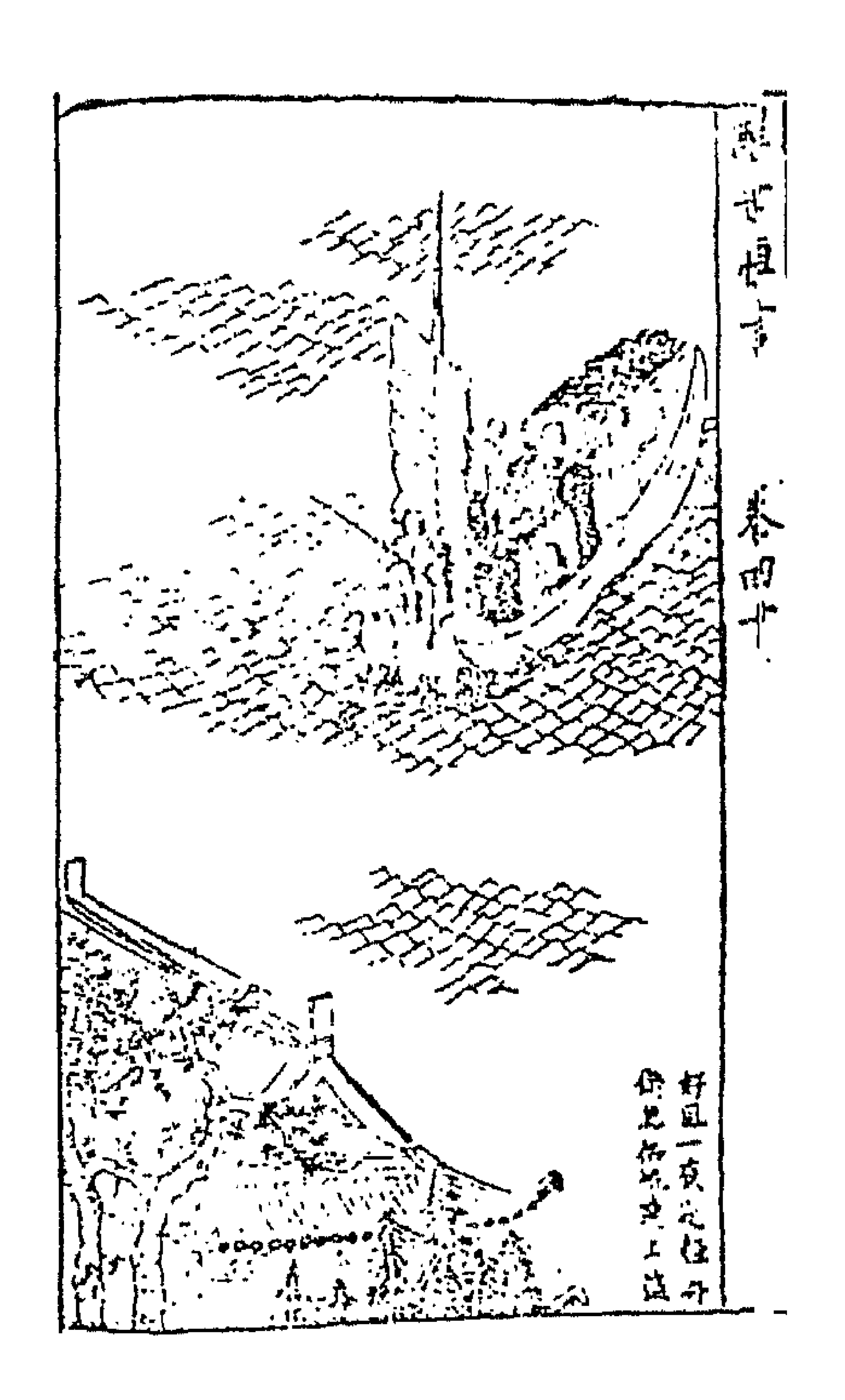
看得僧佛顯等，心沉慾海，惡熾火坑，用智設機，計哄良家祈嗣，穿墉穴地，強邀仕女通情，縱慾着婚姣，冗的是菩薩從天降，難推去，和尚則索道羅漢從中來，可憐嫩蕊新花，摧殘狂蝶，却恨温香軟玉，拋擲終風，自綠皮污，不可洗也，黑夜忍心，安敢言乎，乃仗李湄兒，祿抹其頂，又遣張媚姐，甚淫其毅，紅艷欲流，愚長老頭橫衝經水，黑蝶如染，豈和尚

頭倒浸甚池散莫福宜波羅蜜自做甘受陷入色
界磨光堅有口難言乃拔刀劍于皮囊假滅割成
賊虐頒動干戈于圓林慈悲變作強梁夜色正借
護法神道開刑獄鐘聲甫定金剛勇力資利斧盆
中之魚既濫觴而又戕隍穆中之虎欲走廣而先
噬人姦窮淫善良死且不宥殺非了傷民恭罪
除何逃反獄姦淫其罪已重戮屍梟首其法允宜
借佛題衆惡之魁粉碎其骨寶蓮寺簇奸之發火
焚其巢房發地藏之奸用清蓮花之佛
這寫容卑一出滿城傳遍百姓盡皆稱快不拧之婦

女曾在寺求子，生男育女者，丈夫皆不肯認，大者逐出，小者溺死，多有婦女懷羞自縊。民風自此始正，各省道州府傳聞此事，無不出榜戒諭，從今不許婦女入寺燒香。至今上司俱係明文嚴禁，蓋爲此也。後汪大尹因此起名，遂欽取爲監察御史。有詩爲證：

子嗣原非可強求，況於入寺起淫偷。
從今勘破緇黃輩，涇渭分源莫混流。




醒世恒言　卷四十
好風一夜送佳句
俄見紛紛空上流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山藏異寶山含秀　沙有黃金沙放光
好事若藏人肺腑　言談語話不尋常

這四句詩單說着自古至今有那一等懷才抱德踏光晦跡的文人秀才就比那奇珍異寶良金美玉藏于土泥之中一旦出世遇良工巧匠切磋琢磨方始成器故秀才二字不可亂稱秀者江山之秀才者天下之才但凡人胸中有秀氣腹內有才識出言吐語自是一般所以謂之不尋常說話的凡的說這才學

剛甚因在下今日要說一椿馬遂勝王閣的故事那故事出在大唐高宗朝間有一秀士姓王名勃字子安祖貫晉州龍門人氏幼有文才通貫九經詩書滿腹時年一十三歲常隨母舅遊於江湖一月從金陵欲往九江路經馬當山下此乃九江第一險處怎見得有陸魯望馬當山銘爲證

山之險莫過于太行水之險莫過于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

王勃舟至馬當忽然風濤亂滚碧波際天實險異常水响翻空那船將次傾覆滿船的人盡皆恐懼悲慼

禱告江神、許愿保護、惟有王勃端坐船上、毫無懼色、

朗朗讀書、舟人惟異、問道滿船之人、仅在須臾、今郎

君全無懼色、却是爲何、王勃笑道、我命在天、豈在龍

神、舟人大驚、道郎君勿出此言、王勃道、我當救此数

人之命、道罷遂取紙筆吟詩一首、擲于水中、須臾雲

收霧散、風浪俱息、其詩曰

唐聖非狂楚　江淵異汨羅

平生仗忠節　今日任風波

此時滿船人相賀道、郎君奇才、能動江神、乃得幾安、

不然諸人皆不免水厄、王勃道、生死在天、有福可避、

衆人深服其言少頃船皆泊岸舟人艤時即馬當山也舟人皆登岸王勃上岸獨自閒遊正行之間只見官道路邊青松影裡綠檜陰中見一古廟王勃向前看時上面有朱紅漆牌金篆書字寫着勅賜中源水府行宮王勃一見就身進取筆吟詩一首於壁上詩曰

馬當山下泊孤舟　岸側蘆花簇翠流
忽覩朱門斜半掩　層層瑞氣鎖清幽

詩罷走入廟中四下看時真个好座廟宇怎見得有詩爲証

碧尾連雲起　朱門映日開、
一圍金作椽　千片玉爲街、
帝子親書額　名人手篆碑、
庶民兼護國　風雨應時來、

王勃行至碑前焚香祝告已畢又賞玩江景多時正欲歸舟忽於江水之際見一老叟坐于嵬石之上碧眼長眉蒼髯皓然顏如瑩玉神清氣爽貌若神仙王勃見而異之乃整衣向前與老人作揖老叟道子非王勃乎王勃大驚道素與老叟素不相識亦非親舊何以知勃名姓老叟道我知之久矣王勃知老叟不

是凡人遂拱手立于堤岸之側老叟命勃同坐王勃不敢再三相讓方坐老叟道吾早來聞爾於廟內作詩義理可觀于有如此清才何不進取身達青霄之上而困于家貧受此旅況之淒涼乎王勃答道家寒窘迫缺乏盤費不能特達以此流落窮途有失青雲之望老叟道來日重陽佳節洪都閻府君欲作滕王閣記于有絕世之才何不竟往獻賦可獲資財數千且能垂名後世王勃道此到洪都有幾多路程老叟道水路共七百餘里王勃道今已晚矣止有一夕焉能得達老叟道于但登舟我當助清風一帆使子明

日早達洪都王勃再拜道敢問老丈仙耶神耶老叟道吾即中源水君適來山上之廟便是我的香火王勃大驚又拜道勃乃三尺童稚一介寒儒肉眼凡夫冒瀆尊神請勿見罪老叟道是何言也但到洪都若得潤筆之金可以分惠王勃道果有所贈豈敢自私老叟笑道吾戲言耳須臾有一舟至老叟令王勃登之勃乃再拜辭別老叟上船方纔解纜張帆但見穆風縹緲瑞氣盤旋紅光罩岸紫霧籠堤王勃駭然回顧江岸老叟不知所在已失故地矣只見

風聲颼颼浪勢淙淙帆開若翅展舟去似星飛冒

頭已失千山眨眼如趨百里曉雞未唱須臾忽進鄱陽湖鼓棹彷彿已臨江右這叫做運去雷轟薦福碑時來風送滕王閣

須臾天明船泊一望果然已到洪都王勃心下且驚且喜分付舟人只於此相等發衣登岸徐步入城看那洪都景致有詩為證

洪都風景景繁華　彷彿參差十萬家
水繞山藍花似錦　連城帶閣鎖烟霞

是日正是九月九日王勃直詣帥府正見本府閻都督果然開宴邀請江左名儒士夫秀士俱會堂上太

守開筵命坐酒菓排列佳肴滿席請各處來到名儒分尊卑而坐當日所坐之人與閻公對席者乃新除澧州牧學士宇文鈞其間亦有赴任官亦有進士劉祥道張禹錫等其他文詞超絕抱玉懷珠者百餘人皆是當世名儒王勃年幼坐于座末少頃閻公起身對諸儒道帝子信閣乃洪都絕景是以相屈諸公至此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閣記刻石為碑以記後來留萬世佳名使不失其勝跡懇諸名士勿辭為幸遂使左右朱衣吏人捧筆硯紙至諸儒之前諸人不敢輕受一个讓一个從上至下卻好輸到王勃面前王勃

更不推辭，慨然受之。滿座之人，見勃年幼，却又面生，心各不美，相覷私語道：「此小子是何氏之子，敢無禮如是耶？」此時閻公見王勃受紙，心亦怏怏，遂起身更衣，至一小廳之內，閻公口中不言，自思道：「吾有婿乃長沙人也，姓吳名子章，此人有冠世之才，今日遂請諸儒作此記，若諸儒相讓，則使吾婿作此文，以光顯門庭也。是何小子，輒敢欺在堂名儒，無分曉，僭分。」付吏人觀其所作，可來報知。良久，一吏報道：「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公道：「此乃老生常談，誰人不會。」一吏又報道：「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閻公道：「此故事也。」又一

吏報道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閻公不
語又一吏報道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
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閻公道此子意欲與吾相見也
又一吏報道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邦
賓主接東南之美閻公心中微動思道此子之才信
亦可人數吏分驟報句閻公暗暗稱奇又一吏報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閻公聽罷不覺
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筆若有神助眞天才也遂更衣
復出至座前賓主諸儒盡皆失色閻公視王勃道觀
子之文乃天下奇才也欲邀勃上座王勃辭道待俚

語成篇然後請教須臾文成呈上閻公公覩之大喜遂令左右從上至下遍示諸儒一个个面如土色莫不驚伏不敢擬議一字其全篇刺在古文中至今爲人稱誦閻公乃自携王勃之手坐于左席道帝子之閣風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群會亦得聞于後世從此洪都風月江山無價皆子之力也吾當厚報止說之間忽有一人離席而起高聲道是何三尺童稚將先儒遺文偽言自己新作瞞昧左右當以盜論亢自揚揚得意耶王勃聞言大驚太守閻公舉目視之乃其婿吳子章也子章道此乃舊文吾収之人

矣閻公道何以知之子章道恐諸儒不信吾試念一遍當下子章遂對衆客之前朗朗而誦從頭至尾無一字差錯念畢座間諸儒失色閻公亦疑衆猶豫不決王勃聽罷顏色不變徐徐說道觀公之記問不讓楊修之學子建之能王平之問亦張松之一覽矣子章道是乃先儒舊文吾素所背誦耳王勃又道公言先儒舊文別有詩乎子章道無詩道罷王勃遂起身離席對諸儒問道此文果新文舊文乎後有詩八句諸公莫有記之者否問之再三人皆不答王勃乃揮毫如飛有如宿搆其詩曰

滕王高閣臨江渚　珮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詩罷呈上太守閻公并座間諸儒其婿吳子章者畢王勃道此新文舊文乎子章見之大慚惶恐而退衆賓齊起坐向閻公道王子之作性令皆之記性皆天下罕有真可謂雙璧矣閻公曰諸公之言誠然也於是吳子章與王勃互相欽敬滿座歡然飲宴至暮方散衆賓去後閻公獨留勃飲宴曰王勃告辭閻公乃

賜五百緡及黃白酒器共值千金勃拜謝辭歸閻公使左右相送下船舟人解纜而行勃但聞水聲潺上疾如風雨詰旦船復至馬當山下維舟泊岸王勃將閻公所贈金帛携至廟中陳於中源水君之前叩頭稱謝起身見壁上所題之詩宛然如新遂依前韻復作詩一首

好風一夜送輕舟　倏忽征帆達上流

深感神功知夙契　來生願得伴清幽

王勃題詩已畢步出廟門欲買牲牢酒禮以獻看岸邊船已不見了其舟人亦不知所在正猶豫間忽然

祥雲瑞靄籠罩廟堂香風起處見一老人坐于石磯之上即前日所見中源水君勃向前再拜謝道前日得蒙上聖助一帆之風到于洪都使勃得獲厚利勃當備牲牢酒醴至廟下拜謝尊神以表吾心老人見說俛首而笑子適來言供備牲牢者何牢也吾聞少牢者羊太牢者牛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吾豈可以一帆風而受子之厚獻乎吾水府以好生爲德殺生以祀吾亦不敢享也更不必費于斯吾適來觀于廟下所題有忤我清幽之意吾亦甚喜但子命數未終厄限未絕更待數年吾當圖報介耳

王勃遂稽首拜謝遵屬復尊命然勃之壽算前程可得聞乎老叟道壽算者陰府主之不敢輕泄天機而招陰禍吾言子之窮通無害也吾觀子之軀神強而骨弱氣清而體羸況子腦骨虧陷目睛不全子雖有子建之才高士之俊終不能貴矣況富貴乃神主之人之一鍾一粟皆由分定何況卿相乎昔孔子大聖爲帝王師範尚不免陳蔡之厄所謂秀而不實者也子但力行善事自有天曹注福窮通壽夭皆不足計矣子切記之於是與勃作別叟行數步復又走回對王勃道吾有少意相托子若過長蘆之祠當買陰紙

神不受其心安貪贓而人失定一般斷了

與我焚之王勃道此何由也老叟道吾昔負長蘆之神薄債未償子可與吾償之王勃道非勃不捨適來觀上聖殿上金錢堆積如山何不以此還之老叟道汝不知殿上之錢皆是貪利諂求之人害物私心之業損人益己魁衆成家偶一過此妄求非福神不危而心自危之所以來獻于廟此乃枉物譬如吾之贓矣焉敢用哉王勃再拜受敎老叟即化清風而去王勃駭然仍携金帛之類離馬當山趁船徑往長蘆毋怨神所說髑骨虧皆目睛不全終不能貴心懷怏怏不樂歸至長蘆亞志神與所為化財還債之言忽然

寒風大作、雪浪翻空、群鴉遶船、噪聲不絕、其鴉或歇桅檣、或落船頭、船不能進、满船人莫不驚駭畏懼、王勃亦自駭然、乃問舟人、此是何處、舟人道此是長蘆地方、王勃聽了、方想江神之言、遂焚香默禱江神、須風息上岸、買金錢答還、祝畢、香烟未絕、群鴉皆散、浪息風平、於是一船人莫不欣喜、次日舟人以船泊岸、王勃買金錢十萬、下船復至夜來風起之處焚化、船乃前進、後來羅隱先生到此、曾作八句詩道、

江神有意怜才子　倏忽威靈助去程
一夕清風雷電疾　满碑佳句雪冰清

直教麗藻傳千古 不但雄名動兩京
不是明靈祐祠客 洪都佳景絕無聲

王勃親遠任海隅策騎往省至一驛舍欲求憩歇方詢問驛吏忽聞驛堂上一人口呼王君久不相見今日何由至此王勃聞言大驚視之果有面善似曾相識忘其姓名只見其人道王君何忘乎昔日洪府相會學士宇文鈞也勃大喜乃整衣而揖遂邀王勃同坐叙話間命驛吏獻茶茶罷學士道某想昔日洪府之樂豈知今日有海道之厄豈不悲哉王勃道學士因何至此學士道到京任教授後超陞為右司諫官

唐天子欲征高麗，釣直諫觸犯龍顏，將釣遷於海島千里獨行，方悲寂寞，何期旅邸得遇故人。某有遷客詩一首，為君誦之。詩曰：

萬里為遷客　孤舟泛渺茫　湖田多種稻
海島半收糧　願遂歸秦計　勞收解粹方
每思緘口者　帝德在君旁

王勃道：「有犯無隱，事君之禮。學士雖為遷客，直聲播于千古矣。」遂答詩一首。詩曰：

食祿只憂貧　何名是直臣　能言真為國
獲罪豈怨人　海嶼程程遠　雨露日日新

吏官如下筆　應也淚沾巾

當夜二人互相吟咏至半夜同宿于驛舍次日學士置酒管待王勃畢至第三日學士邀勃同行倏然天色下雨復晉海縣二人議論終日不倦至第五日方始天晴二人同下海船飲食寢臥皆於一處船開數日至大洋深波之中忽然狂風怒吼怪浪浪番其舟在水飄飄如一葉似欲傾覆舟人皆大恐學士字文鈞心大驚駭嘆道遠離海隅不想又遇風波此實命也王勃面不改容因述昔年馬當山遇風始末并叙中源水君相遇之語豈不是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風波雖有不足介意識論方終却見波濤暫息風浪不生舟人皆喜滿船之人忽聞水上仙樂嘹然而至五色祥雲從天降下浮於水面看看來到王勃船邊衆人皆驚只見祥雲影裡幢幡寶蓋絳節旌旗錦衣對對綉襖攢攢花帽雙雙朱衣簇簇兩行擺開前面有數十人皆仙娥玉女仙衣灼灼玉珮珊珊前有一青衣女童手執碧符遂呼王勃道奉娘娘之命特來召子王勃愕然問女童道娘娘是何人也女童道乃掌天下水籍文簿上仙高貴玉女英彩清便是今於蓬萊方丈琴勢居止其內有馬當山水府舉子文

章貫古今特來請于同往蓬萊方丈作詞文記以表蓬萊之甘景可遲徐不可違娘娘之命王勃道吾君人神異途焉有相召之言我聞生死分定于天壽籍乃陰府所主豈有玉女召我作文何召之有吾貫不從道罷女童道君如不去中源水君必自至矣道由未了只見一朶烏雲自直南角上而來看看至近到于船邊從空墜下就水面之上見一神人頭戴黄羅包巾身穿百花繡袍手仗除妖七星劍高聲大叫王勃吾奉蓬萊仙女勅召汝作文詞何不往也况中源水君亦在蓬萊赴會今娘娘等之久矣子亦有仙骨

之娛昔日你曾觴下題詩願伴清游豈可忘之王勃
驚喜自思馬當山中源水君曾言日後遇于汾易豈
非前定乎遂忻然道恩從命矣神人見說遂召見卒
牽馬來至舟側王勃甚喜亦志深淵意爲平地乃同
身與學士及滿船之人作別牽衣出馬望水面攀鞍
上馬但見烏雲陰慘黑霧漫漫雲霄隱隱滿船之人
及宇文鈞學士無不驚駭同視王勃不知所在須臾
霧散雲收風恬浪靜滿船之人俱各嗟嘆惟有王勃
乃作神仙去矣

從來才子見神仙　風送南昌豈偶然

賦就滕王高閣句　便隨仙仗伴中涓

第四十卷終